Adam Lindemann
私人投资家，当代艺术与设计领域内重要的收藏家。曾撰写《Collecting Contemporary》。

我很快放弃了看遍全城成百上千个艺术展览和项目的迫切渴望，而是有意识地决定尽可能让我脆弱的视网膜远离那些糟糕的艺术，明智的“少即是多”策略。

LA SERENISSIMA'S CIRCUS OF ART
威尼斯的艺术马戏团

艺术界对什么都喜欢抱怨，哪怕是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中度过一周也不例外。威尼斯传奇的双年展今年的时机有些不对，威尼斯以一个星期的寒冷和阴雨以及比平常贵三倍的漂亮水上出租车，迎来了乘坐私人飞机到来的筋疲力尽的艺术商、收藏家和策展人。出租车司机意气风发地说着“ciao”（你好）和“prego”（请），把穿着考究的乘客们送往诸如Harry's Bar之类的时髦餐馆，享用90欧元一盘的意大利面。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在威尼斯旅行，你总是会被一种奢靡颓废的光环围绕。双年展是一场当代艺术的节日，作为它的舞台，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撰文 _ Adam Lindemann　编辑 _ **唐凌洁**　供图 _ Getty Images

这一周中最古怪的景象是一场真正将“迈阿密巴塞尔”式狂欢带到这场本质上充满意大利风情的艺术狂欢节上的表演。由时尚设计师兼艺术家塔拉·萨布科芙（Tara Subkoff）呈现的行为艺术“未来/完美”（Future/Perfect），这场表演由时尚品牌Marella赞助，表演者是性感的米拉·乔沃维奇（Milla Jovovich），她被安置在大运河上的一个玻璃球中，拔得最差作品头筹。我那天很幸运，早早前来参加媒体预展，于是看到了乔沃维奇小姐身着便服用她的手机上网疯狂购物。她收到的快递盒子最后堆满了整个狭小的空间。

5月28日，第55届国际艺术展（威尼斯双年展）预展当天，演员兼模特米拉·乔沃维奇在有机玻璃立方体内为时尚品牌Marella进行行为表演。

我把这场演出视为一个消费主义或是艺术购买隐喻，象征了当今的神经性贪食症。尽管作品的内容有些单薄，但是光彩夺目玫瑰盛开的威尼斯花园却是另一番景象，这样的美景加上璀璨夺目的乔沃维奇实在令人陶醉。我不由自主地怀疑塔拉是如何完成这个惊人之举的，后来才知道她最近与一位艺术明星过从甚密，而她显然打了个电话给她权势熏天的赞助人，城内两座最大的私人艺术馆的主人。后者慷慨地借出了自己的私家玫瑰园，于是塔拉得以成事。坠入爱河的艺术家本人也出现在了花园后面，一起指导着整出迷人的布景，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这一幕将众人的感官和芬芳体验提到了极致。我欣赏这所有的一切，因为现在这种时候，发生在威尼斯的永远留在威尼斯。

我很快放弃了看遍全城成百上千个艺术展览和项目的迫切渴望，而是有意识地决定尽可能让我脆弱的视网膜远离那些糟糕的艺术，明智的“少即是多”策略。尽管如此，我不得不参观军械库和绿园城堡主题展或是公共花园举办的双年展主要展览，本年度的司仪是我们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Gioni）。这场展览的方方面面都充满智慧，包括它的主题：“百科全书宫殿”（The Encyclopedic Palace），这个概念来自某个不知名的意大利艺术家妄图建立一座大厦装下世界上所有知识的荒唐设想。展览的第一个房间用于展示这座毫无意义的大厦的硕大模型。你能看到这个迷人的博格斯式概念如何造就了一个意大利未来主义版的巴别塔，而后者是我们司空见惯了的，没有上万次也有上千次了。马西米利亚诺的顾问，顽皮的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对我说：“用那么少的预算把这样的作品搞得这么漂亮实在不简单，哎！”

马西米利亚诺让几位“界外”艺术家登堂入室，因此承担了巨大而富有创意的风险。尽管他们对大多数观众来说并不熟悉，他们的许多作品看上去真的很好，包括Sinichi Sawada狂野的日本陶器和尤金·冯·布伦切海因（Eugene Von Bruenchenhein）的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式画作，每个界外艺术家都有个特别的故事：这些是在发霉的地下室发现的，这个直到建筑被拆除才发现，或者这个从来没有展出过，因为这位艺术家倒挂着居住在满是蝙蝠的山洞里。这一切我都喜欢，因为这个概念富有挑战性，新奇而独特，尤其是昂里克·巴耶（Enrico Baj）的绘画。

吉奥尼先生的展览让许多人焦头烂额——他们觉得自己千里迢迢赶来，看到的却不能值回票价——而对于那些“见识过一切”和“经多见多”的常客来说，马西米利亚诺的选择睿智而令人耳目一新。他用自己的策划强势地挑战了当今的艺术话语和艺术市场。回顾这一体验，我意识到并没有多少个人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或许这正是重点所在。当展览上许多艺术家是我们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这场展览的重点便不再是个人作品。“界外”艺术的概念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当他们中有部分成功地渗透到了“界内”。假如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多半是不值得记住的。大写的艺术关键在于语境，以及对文化体系的理解。但是引入“外人”帮助构架了这些终极问题：现在的双年展目的是什么？谁是观众？

对于任何看过威尼斯的重磅炸弹，在堂皇的总督宫（Palazzo Ducale）举办的“马奈：回到威尼斯”（Manet: Return to Venice）的人，这些追问不需要答案。这场美妙而浩瀚的展览中有一间屋子让所有问题偃旗息鼓。这里有曾被马克·吐温誉为“全世界最伟大画作”的提香（Titian）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让我欣喜若狂的是，马奈根据这幅画创作的作品，赫赫有名的《奥林匹亚》（Olympia）就挂在旁边。将这些在艺术史上相隔300年光阴的作品并置在一起，让威尼斯呈现的所有其他东西都大为失色。马奈在他的时代富有争议和颠覆性，他是个创新者，用作品挑战并且最终打败了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体验这两幅让人瞠目结舌的杰作对我来说就是终点；我已经不需要再看别的了。M